

九华山的高僧传奇

在九华山中，至今还保留着一种古老的殡葬习俗：凡有僧人圆寂，必将其盘坐装殓于陶缸之中，并在遗体四周添充木炭、柴草等物品，密封后放于室外，保存七日。

七日之后，人们将陶缸下面一个预先置留的小孔掏开，引燃缸内的柴草木炭，将遗体火化。

但是，也有极少数生前有特别交待的僧人没有火化，他们的缸继续存放下去。三年之后，当陶缸开启之时，曾经有这样的奇迹发生：缸内的僧侣竟然颜面如生，肉身不腐。他们就是被人供奉膜拜的“肉身菩萨”。

据说，九华山一年之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笼罩在这样的雨雾中。我们要去的是山脚下的一处塔林，那里是出家的僧侣们安息的墓园。与俗家人的墓地不同，这里的陵墓前矗立的不是墓碑而是幡塔，墓里安葬的也不是棺木而是骨灰。

在佛教看来，万物因缘而生，因缘而灭，身体形骸皆为梦幻泡影，逝去的人是不需要将其存留在世间的。然而，为什么那些修行圆满的“肉身菩萨”却要将不朽的身体留给世人呢？

万稼祥，九华山管理处宗教科科长，他曾亲身见证肉身菩萨的开缸，对此现象始终迷惑不解。这是九华山一个叫普文的和尚去世三年之后开缸时的影像。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普文和尚的肉身三年不腐，而且人们注意到，他的头部居然长出了两寸长的头发。

地处长江南岸的九华山，阴霾潮湿，雨多雾重，属于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。科学常识告诉我们，这样的湿度环境不利于尸体的保存，那么，为什么那些肉身菩萨在室外的陶缸里存放，竟会出现三年不朽的奇迹呢？

这是九华山的一个高僧圆寂后装缸时的影像资料。我们注意到，人们正把许多纸包填充在缸里，那是什么？难道九华肉身的形成，也和埃及木乃伊一样，经过特别的药物处理吗？那一个个纸包里，究竟装的是什么东西呢？

这是九华山中的一个特殊行当——轿子行，他们整天抬人上山下山，以此为生。闲暇时，轿夫们就在山脚下聊天。坐在中间的人名叫焦小弟，除了抬轿子，他还有一个祖传的副业，那就是专门负责把圆寂的僧人装殓入缸。

焦小弟为我们演示了一遍装缸的程序，首先把柴草铺在缸底。这是生石灰，也就是在影像资料中我们看到的那些纸包里装的东西，用草纸包装，主要是为了摆放方便。最后，他们拿来一整袋木炭倒入缸中，这就是他们所用的全部材料。

应该说，木炭和石灰有一定的防腐作用，但为什么九华山千载以来，留下不朽肉身的仅有寥寥几位呢？难道这真的和修炼层次的差别有关吗？

在佛教看来，人的生命历程就像一个升华自我的阶梯，通过刻苦的修行，在戒律、禅定、智慧各方面达到最高境界，就可以突破自身的肉体局限，凝结成物质结晶——肉身。

传说，佛祖释迦牟尼圆寂后，火化的遗骨凝结成一种坚硬的颗粒物质——舍利。佛经记载，舍利有全身和碎身的区别。而九华肉身则是全身舍利，相比碎身舍利更为难得。九华山上最早出现的肉身，正是今天被人们供奉为地藏菩萨的金乔觉。传说，他圆寂后三年依然颜面如生，骨节能发出金锁般的声音，人们将之供奉在三层石塔中，不料，那里在夜间竟能发出“神光异彩”，这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“神光岭”的地方。

在此之后的一千多年里，先后有十几位僧侣在这样的大缸里成就而出，成为万众膜拜的肉身菩萨。在他们身后，也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问号，驱使着人们去探寻答案。

这是九华山的摩天岭，我们要瞻仰的第一位肉身菩萨就供奉在这高山之巅。本来已做好艰苦爬山的心理准备，可这条先进的地面缆车，使我们的行程变得简单而轻松，只用几分钟时间，我们就登上了海拔 1300 米的山顶。

顺着石板小路前行，我们注意到路边栓满了这样的锁，当地人称之为“百岁平安锁”，用来祈福还愿。小伙子的生意很好。他说，经常会有过往的香客花个十块八块钱买上一把锁，刻上心愿和祝福，祈求美满和幸福。人们深信，百岁宫里的那位“百岁菩萨”会保佑他们心想事成的。

那里就是百岁宫，一座有 600 年历史的古寺。这位就是“百岁菩萨”，一位曾活了 126 岁的老僧。明代的崇祯皇帝正是被他的精神所感动，才下圣旨钦赐建造了这座寺院。关于这位肉身菩萨，九华山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神奇的故事。传说，清朝初年百岁宫曾经多次失火，其中最严重的一次，大火竟要把整个寺院烧塌。这时，肉身菩萨的双手忽然抬起，由打坐的姿势变成遮火的姿势，一场大雨随即从天而降。火扑灭了，寺院保住了，但从此以后，这位肉身菩萨的胳膊就没有放下，始终保持着当年遮火的姿态。

寺院内的石碑记录了这位高僧的生平。他本名海玉，字无暇，24 岁出家于五台山。明朝末年，他仰慕金地藏“普渡众生”的精神，不远万里来到九华山。可连年的战乱已使这里满目疮痍，香火衰微。无暇决心重振九华道场，沿着艰险的山路向摩天岭攀登。

在山顶的摘星岩上，他召集僧众讲经说法，刻苦修行。

在今天百岁宫寺院后面的房基下，人们依然可以找到一个小小的石洞，这就是无暇和尚当年的居所。据说，当年他在洞中修行的时候，山上少有人烟，无处化缘。他渴了就喝山涧清泉，饿了就吃一种叫黄精的植物维持生命。

在这个山洞中，他发下了一个宏大的誓愿：要用自己的鲜血书抄写一部佛经。这就是被九华山历代僧人奉为珍宝的国家一级文物——无暇和尚刺取舌血拌金粉抄写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全书 81 册，共计 42 万字。

人们不禁感叹，是何等巨大的毅力，何等虔诚的信念，支撑这位僧人完成这样的壮举！

据说，为了抄写这部经书，当年无暇和尚每隔二十天，刺取舌血一次，前后共用了二十八年时间。期间，他几次因为失血过多，体力不支，昏厥过去。

明代天启三年，无暇 126 岁时，终于抄完了全部经文。大愿已了，他用石头封上洞门，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。无暇和尚曾留下这样一首诗：“老叟形骸百有余，幻身枯瘦法身肥。客来问我归何处？腊尽春回又见梅。”

传说三年后，崇祯皇帝于梦中见九华山有菩萨转世，就派钦差上山找寻。当人们打开那个石洞时，发现这位高僧竟然颜面如生，肉身不腐。崇祯颁圣旨修建百岁宫，将无暇肉身贴金供奉，敕封为“应身菩萨”。按照佛教的说法，一些修行圆满的菩萨本来有能力、有资格成为佛，但是，为了救度众生，暂不成佛，再度转世到人间，教化众生，这就是所谓的应身菩萨。

难道，九华山的肉身真的是菩萨转世吗？如果真的是前世注定，僧侣们今生的苦修又将有怎样的果效？

初到九华山的人往往会在不经意间错过这条小路，在小路尽头的一座小庙里，供奉着一位法号叫明净的肉身菩萨。

明净成就于 20 世纪 90 年代，但奇怪的是，人们对他的生平却知之不多。据他惟一的弟子心兰师傅介绍，师傅本是安徽郎溪县人，生于 1928 年，俗家名字叫徐方柱，1984 年在九华山天台寺出家，取法号为明净。

从这些遗物来看，这应该是一位生活极其俭朴的人，心兰说，她师傅一入空门就将自己的全部积蓄奉献给了寺庙。心兰说，那时师傅在山间的小屋里闭关，她每天赶去送饭时，因为怕饭凉了，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奔行。

令她感到伤心的是，师傅似乎对她送来的饭凉与热、多与少甚至有或没有都不在意。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枯坐冥想，他在想些什么呢？

这是明净生前的床铺，虽然简朴但也干净整洁。但从出关那天起，他就再也回到床上躺卧。从那时起的三年里，无论寒冬酷暑，刮风下雨，人们总是看到明净屹立不动，站禅悟道，于是，就把一个“站和尚”的外号送给了他。

据说，禅定者的内心就像水中的明月，水动月不动；像观照影像的镜子，像转镜不转。他们仔细地体味痛苦，力求在体味中超身而出，反观自我。在他们看来，追求身体的舒适如同搔痒，越搔越痒，只有内心的喜乐才是永恒的。

站和尚真的是站着睡觉吗？他那时的费业朝有着年轻人的淘气，有一天半夜，他特地拿着手电筒去探查明净。

这是盛装明净法体的陶缸，心兰师傅曾日夜守护它长达六年。1992 年 9 月 6 日，明净和尚圆寂，临终前嘱托心兰，遗体不要火化，六年后他将成就不坏真身。六年后开缸，人们赫然发现，明净颜面如生，身体完好无损。这是九华山历史上第十四尊僧人肉身。

从九华街到偏僻的后山开车要走一个小时。我们去寻访一个名叫大兴的和尚。没想到，一下车就遇到这样的场景。据说，此地本来香火极少，出了一个大兴之后，才出现许多靠卖香为生的人。

这就是安奉大兴和尚法体的殿堂。这位成就于 20 年前肉身如今已是乡民们膜拜的神灵，不过在他生前，人们却是用另一种眼光看他。

乡里传说，有一次他抢着帮一个老太太担柴，却一路大喊，我是她的儿子；看见鸡吃庄稼，他却声称那是“菜吃鸡”，有人病了他闷声不响地上山采药送上门，人家如果给钱，他立即翻脸骂人；那时，人们总能看到这个破衣烂衫的疯和尚跑来跑去，活像济公在世。

不过在年轻人的记忆里，大兴和尚却是和蔼可亲的，他喜欢小孩子，经常和孩子们一起玩耍。今天小周已是一个六岁男孩儿的父亲，他也靠卖香为生。儿子有个头疼脑热，他就会和妻子给大兴菩萨上香。大兴当年曾用草药使许多孩子退了烧，其中也包括小周自己，小周相信，慈善可亲的大兴一定有求必应的。

这是大兴留下的一双足有 45 码的草鞋，这个身材魁伟的和尚生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
大兴本是安徽太湖人，早年曾被军伐部队抓了壮丁，后来，他逃离部队到九华山出了家，每天挑水担粮，任劳任怨。之后，他来到后山的双溪寺放牛。人们记得，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“好人好自己，坏人坏自己”。

今天的人们在大兴菩萨的殿堂旁边，用正、行、草三种字体摩刻了三个巨大的“空”字。“空、空、空”，也是大兴生前整天念叨的一句话，这其中到底蕴含了怎样的禅机呢？

乘舟师傅是双溪寺的僧人，现在专门负责管理肉身殿堂。当年大兴在世时，他还没有出家，是一个走乡串户的篾匠，有一次在山道上碰见疯疯癫癫的大兴。

他曾好奇地问，为啥你总要念空空空？大兴说，别人骂我也好，夸我也好，说我蠢也罢，不蠢也罢，这一切都会如梦幻泡影，转眼成空。

20 世纪 70 年代末，大兴曾做过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。当时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使双溪寺破败不堪，乡民们提议在原来基础上修修补补，将就使用。

可是，有天晚上寺庙突然着起了大火，人们要去救火，大兴却在一边阻拦，大呼“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”

这是后来有关部门拨巨款重修的双溪寺，规模是原先的三倍，面对这宏大的庙宇，乡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大兴当年的话。

1985 年 4 月 6 日，大兴走到了生命的终点，就在这间屋子里，他大笑着连念三声佛号，安然而逝，享年 91 岁。大兴圆寂后，寺里本来要按规矩在第七天将他火化，可是，当地群众

感念他生前的大恩大德，推举代表强烈要求保留遗体。于是，寺里就把盛装法体的陶缸安放到后墙外。不知是谁还特地在缸上搭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小草棚。

奇怪的是，村里的牛哪里的草都吃，就是从不去吃那围棚边的草，也从不到缸边去蹭痒痒。3年6个月之后，当人们打开这口缸时，看到了一件奇迹！

陶缸内，大兴三年前坐化时所穿的袈裟早已化成黑色的粉末。法体所戴的菩提佛珠的串绳也早已烂掉了，珠子散落一旁，朽烂不堪。然而，大兴的肉身却保存完好，甚至还长出了长长的指甲。大兴法体的喉节也清晰可辨，他面容安详，宛如正在闭目禅修。

孙宣统是在本地香店的老板，对过路歇脚的香客，他总是热情接待，从都不收茶水费。他说，当初是大兴在梦里指点他开的香店，后来卖香的人才越来越多。

禁书网 <http://www.bannedbook.org/> 禁片禁闻网大陆直连: <http://vur.me/jwnews/jw/>